

翻開石頭 寫的書

沙雷闊夫著

尚智譯

工人出版社印



翻開石頭寫的書

沙雷闊夫著 尚 智譯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

РАДОСТНЫЙ ТРУД

САРЫКОВ

УГЛЕТЕХИЗДАТ

1950

(譯自蘇聯煤礦技術出版局1950年版，原名『愉快的勞動』)

翻開石頭寫的書

作者 沙 雷 闊 夫

譯者 尚 智

出版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報掛號二三七三

印刷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
〔8206〕1—5000

目次

繁榮了的邊區·····	一
我成了一名礦工·····	九
我們以自己的勞動來爭取祖國的光榮·····	一七
礦坑是學習技術的學校·····	二六
關於一些普通的事體·····	三五
我的學生們·····	四一
循着斯大林所指的道路前進·····	四八

繁榮了的邊區

還在我這當小孩子的時候，就已經聽到過在我們肯什塔克地方所流傳的一個故事。據說：從前在我們肯什塔克的四周，有一座胡桃林子，這座樹林非常稠密，甚至連胆大的獵人，都不敢鑽進密林的深處去獵取禽獸，而吹到那裡的大風，也不得不靜下來，因為它不能衝破這密林的抵抗。有一天，那些在林子邊緣上過夜的獵人，生起了一大堆火，用來燒烤他們所獵取到的一隻野山羊。當他們把吃的東西弄好，並且已經吃完的時候，乾樹枝子也燒光了，忽然他們發現那剛才生起一大堆火的石頭地，繼續在燃燒着，並且冒着煙。於是，驚奇的獵人們，就用刀把這塊地面掘開來，並把這幾塊稀奇古怪可以燃燒的光亮黑石頭，帶回肯什塔克。故事就是這樣的，假若你相信這個故事的話，那末，這幾塊有用的礦石，就帶來了我們地下寶藏所具有的榮譽。

現在我知道，我在幼年時代所聽到的那個通俗故事，在烏拉爾、庫茲巴斯、烏克蘭和別秋拉等地，也曾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覆着，看起來，凡是有人在地下發現煤炭的地方，都有着這樣類似的故事。

不過，這種淳樸的傳說，在當時却曾給了人們以深刻的印象。它能够引起人們對它發生興趣，大概首先是因為它多少反映出一些考可！揚卡克地方現實生活的真理來。「燃石」，並不是虛想出來

的，它以許多公尺厚的煤層，隱匿在靠近地表面的地方。

離開青什塔克不遠，在一個陰暗的岩石重疊的拜列克山山麓近旁，從山谷裡來的人們，在石頭地底下，掘出了好多不太深的坑道，這些坑道真像大野獸的窩穴似的，他們就從那裡挖掘出煤來。

我常常跟小牧童們跑到拜列克山裡去玩，有時，我也一個人去。我們站在那黑黝黝的坑道洞口，久久地幻想着那地下深處的神秘生活，那裡的一切，似乎應該跟地面上的一切不相同。

「什麼力量把你們勾引到這卑賤勞動的王國裡來的呢？」有時候，那個高大的、從坑道裡拖拉着沉重運煤桶出來的採煤工人，用這樣的問題來問我們。他停了一會兒工夫，不等我們回答，又接着說：「去吧，去玩去吧！到你們長大可以工作的時候，礦坑裡的一切也許都變了樣啦。」

當時，我很想問一問這個人，怎樣從山的內部把煤挖掘出來，並且我除了對礦坑感覺恐怖性的神秘外，還存有自己下去工作一番的念頭。

希望顯然地是不合乎實際了。

「有個吉爾吉斯人，是一個礦工！」

這種話，若在不久以前說，還很少有實現的可能性，它會引起許多人的懷疑。因為人們都知道吉爾吉斯人，是天山山脈阿爾卑斯牧場上飼養畜群的遊牧者，並且知道他們在山谷裡學會了種植棉花的農業技能，成了有經驗的甜菜種植家，以及在伊塞克—古力高原的河邊上捕魚……可是，這個吉爾吉斯人怎麼又做了礦工呢？

吉爾吉斯是一個山國，在沙皇俄國的時代裡，被認為是閉塞的落後邊區。從來也沒有人談論過關於它的工業發展的問題，一直到十月革命爆發的時候為止，對於這吉爾吉斯坦古老土地中所蘊藏的那些富源，大概也很少有人過問。

現在我才明白，我的故鄉正像一本巨大的書，人們只把它稍微而隨便地翻閱了幾頁。這樣，他們能對這本書的內容瞭解些什麼呢？因而，國家的富源就被『死』放在那裡，地下的寶藏，也就完全沒被利用。假若有些商人在某地着手開採的話，那麼，他們的做法，也不過是手工業式的，根本就不會想到未來的發展。這些把持開採權的掠取者，只力圖儘速地使自己富足起來，根本就不會再關心到別的事情。

『基本』礦坑的運木工阿赫米德·阿斯何德亞耶夫，是最老的考可——揚卡克礦工，他喜歡把一些同鄉集結在自己的周圍，追述着革命前我們礦上所發生的一些事情。阿斯何德亞耶夫到這裡來工作的時候，這些礦坑還屬於商人的私營企業所有，那時，開採量非常小，只需要幾匹驢子和幾頭駱駝，把煤駛到三十公里以外的山谷裡，就足够了。

『一九一一年間，我和其他幾個塔什克人及烏茲別克人，被募集到考可——揚卡克煤礦裡做工。』這個老礦工說：『工頭認為我們是新入，把我們引到一間小土屋裡，讓我們在那裡一直休息到第二天早晨。可是，天還沒有亮，也不給我們東西吃，就把我們派去做工了。我們下到礦坑裡以後，就用松木條點着那裝滿黑礦油的小油燈，在這種微弱而時常熄滅的光亮下，開始了掘煤工作。當時的掘煤方

式是原始的：一個人把笨重的鐵楔放到掌子面上，而其他的人就用鐵錘來擊打它。鐵楔被打過幾錘以後，煤就爆裂下來，我們就用鐵鉞把它收攏到一起。然後把它裝到大口袋裡，由幾個工人在送到運煤轎上，再運送到地面上去。經過了十四、五個鐘頭的這樣工作以後，我們所剩餘的氣力，幾乎只能夠掙扎地走到我們所住的那間小土屋，爲了在第二天一大早去勞動之前能把體力恢復一下，我們連臉也不洗，就穿着那身在礦坑裡所穿的髒衣服躺到地上了。」

阿斯何德亞耶夫停住了話頭，仔細地瞧了瞧我們，盡力地想琢磨一下他所講的故事使我們發生了怎樣的感想。

「我講述這件事的原因，」這位老礦工很懇切地補充着說：「是爲了使你們這些年青的人，能够更加珍惜地對待依靠蘇維埃政權所達到的成就。」

啊！我們更加瞭解了偉大十月革命所求得的成果的意義。

當我最初聽到阿赫米德·阿斯何德亞耶夫的回憶時，在考可——揚卡克的一切事物裡，對於這些革命前的痛苦往事，已經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了。

考可——揚卡克這個地名翻譯成俄文，是綠色的胡桃樹。因而現在在天山山脈山麓旁邊昔日長滿胡桃樹林的地方，在各次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裡所建立起的一座吉爾吉斯礦工城，仍然保留着這個名稱。

我的整個一生，就是在這個美麗的、富有煤產的邊區裡度過的。

我記得那座由一些零落的小土屋所構成的肯什塔克小城——而現在在那裡，却有着一條條大馬路，兩旁建築有礦工們的設備完善的新住宅；我記得一九二八年間怎樣在給第一批工業廠房打地基，怎樣敷設通往城市的鐵路；我還記得最初使用「伊里奇燈」來代替昏暗多煙的黑礦油燈時，我們所感到的驕傲和愉快；我更記得那些由蘇聯工程師們所製造的，運到礦坑裡來的機器。回憶一下往事以後，就覺得現在的生活更加美好和更加愉快了。這種生活是吉爾吉斯民族在俄羅斯民族的友愛協助下建立起來的。這兩民族的血和汗所結合起來的友誼是堅固的，不可摧毀的。

我們的礦工城——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個普通城市，很快地成長起來了。現在，在考可——揚卡克地方，無論你看到什麼——礦工們在城中心所培植的綠油油的公園，新的學校，礦工俱樂部，設備良好的療養院，正在建築中的文化宮（將來就在這文化宮裡，給工人們演講，作報告），以及那些從地層深處採掘煤炭的良好機器等等——所有這些，將為布爾什維克的新開發地留下痕跡，而這新開發地的成長，由於實行各次斯大林五年計劃，才具有了可能性。

城市在成長着，城市中的人們——昔日貧農的孩子們，礦工的孩子們，也在成長着。蘇維埃政權和列寧——斯大林黨教育了他們，因而他們知道了這條新的生活道路，而這條新道路，却與他們祖父和父親所走過的道路，完全不相同。

有一句古老的吉爾吉斯諺語，它是這樣說的：「窮人無論走到那裡，風總是吹着他的面孔。」這句話以前千載不變地主宰着生活。普通人的命運，注定是悲慘的，而所謂普通的人，也就是工人或農

民。因而窮人是沒有幸福可談的。可是現在呢？我時常對我的妻子追憶起這個諺語說：

『怎麼樣？烏木松，風變換方向了嗎？』

『它現在是順着我們吹的，順着的。』她很肯定地回答着。

幸福來到了每個蘇聯公民的家庭裡，這幸福是永遠的，是無限的。我要把我的四個孩子都教養成熱愛祖國的人，我確信他們的未來命運，不會招致任何的危險。大兒子阿伯戴塔雷波，現在市立小學四年級讀書，女兒莎拉芭德，在二年級讀書。其餘兩個最小的孩子，也在過着愉快的幼年生活。

各次斯大林五年計劃，給我們民族的全部生活，開拓了寬廣的道路。在和巴斯瑪赤叛徒的戰鬥中犧牲了的農民巴卡耶夫底兒子，在大學畢業了，現在他在我們這裡做教師。礦工吉因塔耶夫底兒子，正在學習着，不久即將成爲一個礦業工程師。礦工章塔闊夫底女兒，即將在教育學院畢業。她想沮當起掃除本民族文盲的工作。由此可見，在這些年代裡，人們的命運變化得多大啊！由於斯大林同志的關懷，吉爾吉斯的民族幹部也增多了。曾做過礦業技師的榮譽礦工庫爾巴諾夫，現在是煤礦工人工會區委員會主席，在礦坑中研究多年採礦技術的沙巴爾·阿穆拉耶夫和阿沙諾夫，一個被選爲礦坑黨委會書記，另一個被選爲城市蘇維埃主席。礦工納爾瓦依·脫克特巴耶夫，被選爲吉爾吉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，他現在是礦山管理委員會副主席……要想把我們這個小城中新的民族知識分子的名單寫全，那要寫出很多很多的八名來。我們這裡無論那一年，都有很多人走向祖國廣大領域的各角落，承担起國家的重要工作。

考可——揚卡克地下的寶藏，非常豐富。煤的勘探儲藏量，可以保證礦坑的開採達數十年之久。換句話說，這就可以意味着邊區的進一步繁榮，即邊區繼續的刷新。

國家所規定給我們的任務，在這裡可以穩定而斷然地完成着。這個小城有信心地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積累着自己的財富。辦法當然是各種各樣的。其中就包括建立新礦坑，在無數新礦坑的建立中，要預計進行高度生產勞動所必須具備的一切條件，要提高礦工們的技術能力，尋求新的途徑以便改善本城居民的生活狀況，給礦工們建立新的俱樂部、公園和圖書館。

爲了介紹怎樣地在這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高地上建立了新的生活，這與下面的一些人有很大的關係：七十四歲的老礦工費德爾·列昂其耶夫，胸前掛着列寧勳章，這勳章是爲了獎勵他曾進行過巨大的斯達哈諾夫式勞動；老女教師米德維集娃亞，她的學生們現在都在教育着蘇聯的青年；沙比爾·基拉西莫夫，是此地各礦坑的第一個建築人；以及一個普通的女工納及克世·烏節謝娃亞和其他數十名自我犧牲的人，他們的意志，堅忍不拔的精神，以及進取心，加快了考可——揚卡克堅強地站立起來，他們創造了一個奇蹟。

自從開始建設現代的考可——揚卡克的日子起，到現在也不過短短的二十多年。在當地居民的歷史止，這二十多年的時間，是多麼偉大啊！無論是在礦坑周圍所建立的工人村舍中，或是在跟自己同鄉的談話裡，甚至在瞭解未來的工作計劃時，每次我都是懷着同樣激動的感情。來體味着我們勝利的歡

「繁榮了的邊區……」——是的，不久以前，在天山山麓的這座小城，還單靠着馱鹽或垂馬來和「外」界發生聯繫，而現在竟有這樣大的變化，爲了說明這種變化，上面這句話是恰恰合適的哩。

我成了一名礦工

在我這四十年的生活裡，有一半的時間，是在考可——揚卡克煤礦中度過的。我在第二十七號坑裡做過運木工，在第九號和第十八號坑裡做過支柱工，在第三十九號坑裡掘過煤，在第四十號坑裡做過掘土工。同時，我在這些坑井裡學會了掘進工所具有的複雜而重要的技能。

在空閒的時候，我常常順着城市中山地上建立起來的馬路遊逛，因而使我回想起我的一生的道路，也是崎嶇不平的。

當礦工們走進了坑井，

克里姆林宮的斯大林——

已經聽到了他們的腳步聲。

礦工們所擁有的無上榮譽，

像浪濤一樣地——

響徹在蘇維埃土地的各角落中。

這是一首礦工的歌曲底一段。但是，我所求得的礦工榮譽，是曾經過許許多多的艱難和困苦得來的，是克服了許多的障礙得來的。

當我十歲的時候，我就知道了：就是一小塊乾硬麵包，別人也不會白白送給你的，必須用勞力才能把它賺來。

「要想吃飯，就得聽從主人的話！」一個吉爾吉斯富農，隨時隨地喜歡這樣重複地說着，我就被他所僱用，替他放牧牲口。在他那裡，剛剛把一件活幹完以後，接着就得幹另外一件新活。

當父親——一個貧苦的農民——死去以後，我和我的弟弟胡達依別爾德就成了孤兒。到那裡去呢？那時，在我故鄉的土地上，已經吹來了偉大十月革命所帶來的使人新生的風，雖然政權已經被人民所掌握，可是，人民還沒來得及把生活改建成新的方式。

流落在這小小的夾在大山之間的肯什塔克的孤兒命運，差不多是早已注定的了——他得向有錢的人去賺飯吃。於是，我就走了這條路。由於一個在考可——揚卡克作礦工的遠親的建議，我們兄弟倆就一同受僱於一個當地的富人。我們替他放牧牲口，並且在他家裡做些雜活。每天當我們能夠求得休息的時候，周圍已經是完全漆黑了，於是，我們就匆忙地吃完那種難以下嚥的粗食，騎到主人大車的硬梆梆的車板上去睡覺。

就這樣地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……

假若現在有人問我：在那些富人的中間，可有某一個人和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？——那我可真找不出答案來。我想，在他們之間，大概沒有任何不同的地方。狡猾的富農很會剝削不識字的童工，他們隱瞞着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事情。只有當地主的財產被沒收的時候，我們才感到產生了變化。從那時

起，生活也毫無阻礙地不斷改進了。

那個時候，考可——揚卡克的煤礦開採，已經有了發展，礦藏開採的計劃也擴大了，新的開採地區也開發了。在考可——揚卡克少水的小河岸底斜坡上，建立了許多礦井。於是，就產生了一個迫切的任務：從當地居民中選用和訓練熟練的礦工幹部。

礦坑的徵募人員，分往遠近的青什塔克等地去募集青年。而我就和他們中間的一個人碰到了。

「假若你到礦坑裡工作的話，卡雷穆別爾德，」這個徵募人員對我建議說：「要知道，我們那裡初開始是不大容易的，可是我想，你並不是只習慣於輕閒的工作。」

「到礦坑裡去嗎？」我反覆地問着，而腦海裡又浮現出老早前童年時代關於在地下工作的幻想。

「到礦坑裡工作，我去！」我就這樣地同意了，並且接着問：「到那兒去？什麼時候動身？」

在這些年裡，有很多的吉爾吉斯鄉間青年，被募集到煤礦工業部門裡工作，假若我和他們相比較，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經驗的生手。因為考可——揚卡克礦坑附近所度過的幼年 and 少年時代，以及那個做礦工的親戚所常講述的礦工事情，不知怎的竟使我親近和熟悉了這項生產工作。當我還沒有參加地下掘煤生產時，我已經想像到了採煤掌子上的情形，我知道採掘煤炭的命運，就被決定在那裡，並且還想像到掘工的勞動和支柱工作的重要性，我瞭解到支柱工作，不僅與生產的安全有關，而且對於生產工作能否進行得順利，也有很大的關係。

那時候，一切都使我感到愉快和優美：我想，下到坑裡以後，工作會幹得很順手，正像有一本書

裡所寫的——刨進煤層的鶴嘴鎬，很輕易地就會掘出一塊塊的「烏金」，然後再把它們用長長的吊車吊到地面上，於是，在這個礦坑裡就傳佈着新礦工卡雷穆別爾德——牧人的兒子——所獲得的榮譽。

可是，在工作開始的時候，竟使我非常失望。在辦公室裡編組新來工人時，我被派在地面上工作。

「不，我要下坑去工作！」我試圖堅持實現我老早就存有的願望。

「下坑裡去工作？」礦長把他那一雙正在審視文件的眼睛抬起來，很驚異地睜着我。因為新工人當中只有我一個人請求下坑工作，其餘的人都非常樂意去做一些地面上的工作。顯然地，這位老礦工對我這項請求，感到很愉快。

「別着急，到時候自然就讓你去了。」礦長忍住了微笑說：「現在坑井裡的工人，已經够了，當然，首先去磨練一下礦工的技能，是需要的。不過，我看你現在還是先做做地面上的工作吧！」

這樣一來，只好服從了。我不知道礦長那個時候是否會瞭解到：我爲了要做一個採煤工，已經堅決地決定要接受一切的考驗，要排除一切的障礙；接着，使人意料之外地他又這樣允諾着說：

「你想做一個真正採煤工的志向，是很值得稱讚的。你會成爲一個掘煤工，一定可以的！……」他停了一會兒，又補添了一句：「當然啦，假若你能精通技術的話。……」

在一個早班裡，我已經參加這新的工作了——推運由坑井中送出來的運煤輕便車。不過，雖然我在地面上工作，但是，從沒有一天我忘記過：不久的將來，我將具有一個真正礦工的職業。我常常還

樣想：「我會爭着要下坑去工作，假若不能夠實現的話，該多丟人啊！」在工作完畢空閒的時候，我時常下到坑井裡，在那裡長久地注視着採煤工的熟練手法，和他們交談，並在分析神秘的煤層問題上學習着礦工們的技術。

對於那些富有經驗的礦工工作，見識愈久和愈用心鑽研，我就愈加明白了：採礦的學問，比我以前所知道的，要複雜巧妙得多哩。要想用眼睛一看，就可以分別出煤層的間層，就可以準確地確定出應當從那裡開始採掘的鬆軟面，以便適應於地層，這只有在工作中已經有了巨大的實際經驗的人，才能具備這樣的眼力。

有一次，碰到了一個機會，使我和年老的採煤工商集列耶夫結識了，他以前也在我現在工作的第二十七號坑裡工作。這位性情直率而意志堅強的老礦工，是理解大自然中「石頭造書籍」底能手，他曾在地下進行掘煤工作多年，他抱定以多採掘煤炭來使國家富足起來的目的。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的商集列耶夫，總想使同志們在工作中造成喜好礦工職業的感情。他很喜歡把採掘煤炭的工作技術，教給新來的工人們。

「你想做一個採煤工嗎？」他看到我很留心地注視着掘煤的工作，於是對我說：「假若你真想做採煤工的話，那麼，我可以教你。怎麼樣？你決定吧！」

我們的談話，是在半明半暗的採煤掌上進行的。商集列耶夫剛剛把煤採掘完，就去收拾工具去了，所以他沒有瞧到我的一雙眼睛由於他的建議而發出愉快的光輝。我控制住自己的激動，靜靜地回